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十七回 賽新園復修舊廟 東印度重禮真僧

卻說尊者以無始有的道理，度明家僧。一品不解，問家僧，家僧既悟，乃向一品說道：「先神先鬼，先稽我智，我智乃我知。我知，即始有；我不知，乃無始有。無始有，天地也不知。妙虛不過一幻法，焉能知道？」一品聽了，乃問元通：「家僧這議論可是？」元通答道：「是則是矣，恐未盡是。」家僧乃向尊者稽首請教，尊者不答，但說一偈。偈曰：未始有無始，無始猶然後。

盡此是仍非，知悟總皆謬。

尊者說偈畢，只見妙虛垂膝而坐，仰望尊者道：「師父，弟子此時五內若蒙，不復知來事矣。」尊者見他垂下一膝，乃答道：「妙師，你這會蒙然垂膝處，便得了無始有未始矣。」妙虛點首謝道。趙一品乃說出梵志在東印度，國王以師禮拜他，眾徒弟法術高妙的一席話。百萬也說是一品薦書、左相引進這一種的根由。尊者只是捻著指珠兒不答，一面辭謝眾人，一面與元通往東印度國行來不提。

且說賽新園被公子捉住，怒他弄障眼法隱身入他妾室房內，到園中來見梵志。新園心愧，使了一個脫殼金蟬法，一路煙飛星走了。他卻走到靈通關，原住在崗前小廟兒裡。乃收拾廟堂，打掃房屋，說道：「我久離廟內，你看這鼠穴蛛絲，把個房屋傾頽，可見要人居住。」乃歎了幾句。後人遂為新園代作了古風一律，說道：

生來有房屋，居此屋者誰？  
靜省三更夢，安常四序時。  
晨修明德廡，久輯太平基。  
屬耳休頽壞，明堂未可倚。  
毋令鼠作穴，莫使蛛網絲。  
勤勤時灑掃，刻刻莫輕離。  
百年常固守，合宅得撐持。  
奈何人好動，鑽穴隙相窺。  
傷卻原來宅，化離故遷移。  
久去不復返，致令房屋虧。  
牆垣頽乃塌，樓閣參且差。  
及時忘葺輯，老大徒傷悲。  
寄信知音者，克復莫教遲。  
重整百年業，安居永不衰。

話說新園復歸舊廟，意欲再尋兩裡霧弟兄，據獎隘處。忽然陰風慘慘，形影淒淒，一個人魂立於其前。新園喝道：「吾久未歸廟，何處精靈，敢侵吾廟宇？舊主已歸，尚敢白日現形？」這個魂漸漸顯明，答道：「新園別來不復相識耶？」新園定睛一看，原來是本定，忙驚道：「師兄，我為遁法一時計拙，幾弄出丑。惶愧隨那梵師，故不辭，逃復舊廟。你緣何不跟隨梵師，來此何干？想是梵師不棄我新園，或者公子不執我作對，使你來尋我？卻如何藏藏躲躲，弄些悽慘陰風。」本定乃泣道：「青鸞假馭樹葉不靈，跌落塵埃，南柯夢裡，想梵師迷入外道，眾徒誤入，怎得超凡？我如今四大無收，想你為吾指個脫離，故此來尋契交。」新園笑道：「師兄，你當初如何投拜，卻為的何事？既入梵師之門，做的卻是何道？今日所欲脫離，何等方向，你自不明說，我如何指你個路境？」本定道：師兄我不說，果然你不知。你聽我道：

當年生長岐岐路，未識人倫把自誤。  
拳打高山猛虎降，劍揮大海蛟龍怖。  
只因戲法賽神通，要學修行拜師父。  
三尖嶺上救道人，花柳樓上原吃素。  
巨鼃港裡戰巫師，撮桶街前迷美婦。  
樹葉兩扮假青鸞，前趕獐兒後失兔。  
法收樹葉復原來，一夢南柯本定數。

本定說畢，新園笑道：「師兄，原來苦苦為弄幻，誤投門路，我新園自己尚錯，今日方整理舊屋，有甚教誨指你！你莫若權安小廟，待有行教的，不拘僧道，指點你個方向可也。」本定聽了，忽然不見。新園歎怪嗟異不提。

且說東印度國王名堅固，我國王愛民禮賢，素稱有道。既為雨澤蒼生，聽左相薦引梵志，立壇瞻禮。一日坐朝，梵師上殿不趨，國王迎待恐後，乃設玉團花寶座，尊梵志坐了。國王問道：「國師所談的性命雙修，予一時未便得就會。聞說你道法能指滄海變桑田，指高山成平地，予欲國師演試一二觀看。」梵志道：「我王畏修道之難，欲觀法術。不知道法術，只可愚凡俗，未可使於王所。」國王不聽，再三要觀。梵志乃喚徒弟演法。徒弟只有本慧、巫師在旁侍立，乃問道：「師父叫弟子演個甚法？」梵志道：「就把王言滄海桑田、高山平地，試一法來。」只見本慧把手一指，階前茫茫大海，汪洋邈闊。本慧卻又一指，只見波浪洶湧，即時變阡陌井畝。那桑田中人民濟濟，分勞任苦。巫師也把手一指，只見那桑田即時變成高山，巍峨形勢，險峻崗巒。又把手一指，依舊桑田平壤。國王一見，說道：「國師且休作法，予聞桑田乃民生大事，予見此法，雖說是變幻虛設，卻動了予憫念人民分勞任苦。」乃即傳命執事官，排齊鸞駕，出郊勸課農桑。執事官奏道：「桑田乃海變平壤，法術假托。」國王道：「汝道說假，予心卻真。」乃命駕出郊，與梵志同車共輦。正行之際，只見城外白氣漫漫，自南而東，貫於上下。王見了，問梵志：「此何祥瑞？」梵志早已知是尊者自南來，將入國境。恐怕國王改了念頭，懈怠拜師的禮節，乃佯言答道：「這白氣蔽空，毫光直射，哪裡是祥瑞，是魔王妖氣耳。王可傳諭各門城外，但有外來僧人，即是此妖魔來到，勿容其入。」王依梵志之言，即傳諭四門，勿得縱放外來僧道。四門把守官役遵諭，但遇僧人，更加盤詰。

國王退朝入內。梵志乃歸私寓，對巫師、本慧說道：「勢裡妙虛曾遺四句偈語，說出白毫光事。今日與王出遊，見南來白氣，果應此偈。我想自岐岐路收你本慧，本定不知駕青鸞作何究竟，新園又愧心逃走，如今門徒寥若晨星，這般稀少，萬一南來僧道應此白毫，我等事體必被他奪。汝二徒有何計策，能阻逐他去？」本慧道：「師父不必多慮，料小徒法術能驅逐他去，何足為患！」巫師道：「不然，往日有本智、本定、新園眾弟子，今日五去其三，勢孤力寡。萬一來的妖魔力大，可不徒勞了國王這一番頂禮！」巫師只這一句，便動了梵志疑心，說：「徒弟，你言越妙虛之偈。如今之計，只得能中顯能。你與本慧，多方延攬幾個徒弟，演習些法裡通法，阻遏南來的僧人道士，堅確王心，勿使更改。」巫師依梵師之言，便設方法延攬弟子。這城中只因巫師祈禱雨澤，哪一個不認得，且眾見國王師事，往日要入門為弟子不可得，今見巫師明言廣收博錄，一時便動了那少年浪蕩游閒、不顧父母之養的，或博奕飲酒、花費了家產的，或無計資身、有過欲逃罪躲避的，紛紛亂投。一時便動了纏絡童子憫眾之心，也隨著這些投名拜門的眾等，混入郊壇。

巫師正入壇場，端坐問道：「汝等欲拜師學道，心各不同。只是吾師以大道傳度入門的弟子，汝等以何智力進門？」眾人哪裡

悟巫師的言語，各各面視不答。繆絡童子便越次答道：「我等以正進門，以大求教。」巫師道：「何為而正？」童子道：「不外不旁便正。」巫師道：「何為而大？」童子道：「盡卻生人，皈依無量。」巫師聽了，忙下座來，一手扯著童子說道：「吾師得汝，傳道有人矣。」扯衣要走。那眾人見了，齊齊說道：「師父，你廣收博攬門徒，緣何不容我等，只扯著一個童子？」巫師道：「汝等來意在外，我便知內，做不得吾師門徒，就是我也不收你等。惟這童子，可以收入門中，做個徒弟。」巫師正說畢，要起身，只見童子說道：「我非投師，實來收徒弟的。」巫師聽了道：「童子如何說此妄言？你有何能，敢誇大口！」童子道：「你便是妄收徒弟，徒誇大口！」巫師道：「汝敢比法較術麼？」童子道：「比較便生嗔心，法術豈為正大？」巫師哪裡覺悟，把手丟了童子衣袖，只一指，只見黑氣漫空，對面莫見。少頃那黑洞洞處，青面朱發，山精水怪，無數見前，嚇得眾做徒弟的，走不敢走，站不敢站，只叫：「好師父，怪道，祈兩頃刻就風雲雷電，若像這樣神通，便是真仙活佛。」童子見了，把手也一指，黑氣即變做金光，青面朱發即變做善男信女，各引著寶蓋長幡。乃喚眾人道：「你們從哪門投入？」眾人見了道：「爺爺呀，怎麼巫師見的那等惡？童子見的這等善？惡的嚇人，善的快意。罷，罷，罷！我等隨童子去罷。」童子見眾人要隨去，乃飛走離壇，眾人趕來，哪裡得近！巫師也顧不得，喝一聲：「疾風快云何在？」只見風從壇起，雲自空生，巫師駕風雲，直追南向，哪裡見個童子！只見尊者師徒行來，將近國城之外，白毫光頂上騰騰，緋色衲風前擺擺。巫師付道：「這光景，便是師父那椿兒事也。」他不趕童子，竟回梵志寓處，備將這事說出。梵志沒奈何，只得靜聽。後有替揚惟天惟地乃正大功果五言四句：詩曰：

玄黃正之色，洪荒大之形。

於此有成果，昭昭屬聖人。

話說尊者與元通走近國城，只見宮牆黑氣騰騰，乃對元通說：「弟子，你可見宮牆黑氣麼？」元通答道：「弟子目見，但不知主何兆？」尊者微微笑道：「妖孽計吾等小難耳，何足介意！」乃大踏步入城。把門人明明看見兩個僧人入城，正欲攔阻，卻又不見僧人，只見兩個執事官員把僧人且迎接過去。尊者直至王所，國王忽然見了尊者莊嚴色相，也不疑怪，便問道：「師來何為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將度眾生。」王曰：「以何法度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各以其類度之。」國王聽了，方才叫執事官供具素齋在朝堂正殿。只見梵志進入朝堂，見了國王，卻與尊者稽首，隨問道：「僧人到此何事？」尊者也把答王的話說出。梵志聽了，不勝大怒，說道：「何方野僧，敢到此誇張大話！」便叫本慧徒弟：「何不以法壓之！」只見本慧把手一指，頃刻化了一座大山現前。怎見得大山？但見：

巔巒接漢，崗阜齊云。高聳不說須彌，廣闊過如泰岳。登峰嶺，只訝天低；覽形勝，偏嫌地小。飛漢倒影，宛似萬丈懸岩壓下；峭壁層巒，有如一天泰岳飛來。

尊者見這大山，漸漸從天壓將下來，只把手一指，那山忽然皆從梵志師徒頭上壓去。梵志慌了，忙跑在地，道：「凡道不識聖僧，望賜指教。」尊者憫其愚感，再以手一指，那山隨滅。國王見尊者開度梵志，便問道：「梵師誨予性命雙修，此道非道麼？」尊者合掌答道：「性命雙修，他原未嘗非道。只是有道修，要有道行。口能言，而心不能應，徒自遠道耳。」王曰：「心何為應？」尊者答道：「王所為問，即是應己。」王聞尊者之言，乃拜尊者為師，願聞其法。尊者曰：「王欲問法，法有法要。」王曰：「願聞法要。」尊者曰：「當趣真乘，即是要己。」國王信受回宮，著令執事官役修葺潔淨寺院，延尊者師徒居住。後有僧名懶雲，歎是法要，因贊一偈。偈曰：

本無有為法，如何為有要？

如如何為如，即是法要己。

卻說梵志聽了尊者法要，又見本慧、巫師幻法不能阻真，辭王從海島而去。本慧與巫師，不忿尊者指破他化山，他卻也不隨梵師，各自懷忿散去不提。

且說本智，原是玄隱道真的道童，只因誤入蜃氛，迷了原性，忘卻舊師，跟隨梵志為徒弟子。梵志道術原來也正，只因他門類繁多，時演幻術，亂收徒弟，遂入旁門。道童跟隨著他，起了法名本智，兩次青鸞接引他回島，只為蜃氛堅固，且以幻法迷留，今既為繆絡童子度脫，復明原宗，遂跨著青鸞，回歸洞裡，謁見玄隱真師。玄隱見了道童回還，憫其誤被蜃氛，妄宗外道，今感繆絡度回，他卻知繆絡非凡，且令道童仍守丹爐，卻往蓬萊赴會。後有妙真道士贊歎五言四句。詩曰：

妖氣聚仍散，道童去復還。

不教仙聖引，迷味怎超凡？

話說東印度國王重禮真僧，一日聽尊者說法，要論真乘，心地了明。忽然左相朝王，說出城市中有繆絡童子，遊行閭裡，莊嚴色相，若常不輕。市有人見他臨水欲渡，棄履赤足，浮水而行，登高山嶺，未見跋涉，突然行於巔上。閭裡焚燒，能輕身入救不毀。見孤苦乞兒，乃哀憐說道：「汝如風刮楊花，入投糞穢，雖然是你遭遇，卻也有一種惡孽因緣積來。」市人與的飯食即施與乞者。王聽得左相之說，乃問尊者：「有此事麼？」尊者答道：「此國中當有聖人繼我，即是此婆羅門子也。」國王乃吩咐排列車輦，與尊者共轎而出。正才到通衢大路，只見一人，直闖車前，左右哪裡阻遏得住。卻是何人，下回自曉。